

“戏化”的体育 ——中国体育的土壤特征与气候流变

王若光, 孙庆祝

(南京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对早期中国与希腊戏剧之间发展异同的比较, 揭示了希腊体育、中国“豪侠”、“武风”、戏剧三者之间相互的包容性, 深层次地探讨中国早期戏剧中的体育特征。早期中国体育土壤特征不仅仅存在于“豪侠”、“武风”的军事活动中而更多的表现在早期戏剧活动之中。

关 键 词: 早期戏剧; 体育特征; 古希腊; 中国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7)01-0073-03

Dramatized sport

——The soil characteristics and weather changes with respect to sport in China

WANG Ruo-guang, SUN Qing-zh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compa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rly Chinese and Grecian drama, revealed the mutual compatibility of composition between Grecian sport and Chinese “gallantry”, “martial act” and drama, probed in depth into the sports characteristics in early Chinese drama, and concluded that the early Chinese sports oil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existed in military activities such as “gallantry” and “martial act” but were more often presented in early dramatic activities.

Key words: early drama; sports characteristic; ancient Greece; China

不论两者的文明类型有何差异, 各自戏剧的发端背景如何不同, 中西方戏剧均是从人类社会对神的崇拜活动中发展而来的。古希腊的戏剧起源于酒神的祭祀, 酒神狄奥尼索斯也是掌管万物生机之神, 为了祈祷和庆祝丰收, 古希腊人在春秋两季举行酒神祭祀。从公元前7世纪起, 这种祭祀已流行于许多城市^[1]; 中国戏剧起源于中国乡村中最原始的祭祀——“社祭, 祭祀作为村落守护神的土地神的土地身, 社祭分两种, 一种是春天向神祈求五谷丰登的‘春祈’, 另一种是秋天感谢神赐予丰收的‘秋报’”^[2]。体育与戏剧的起源有着天然的联系, 本文对其特征、形成环境进行探讨。

1 古希腊体育和中国“武风”、戏剧的特征

古希腊体育与中国上古时期的“武风”、戏剧之间有着相互交叉的特征, 如三者都必须有身体活动, 都有对人体文化的艺术性与审美性的展示。

戏剧的本质在于演员扮演某种情节故事, 他是由演员、

观众、剧场、剧本(或故事情节)构成的。早期戏剧体现出了祭祀性、质朴性、谐谑性、技艺性、俗言性、象征性等特征。早期戏剧中除了基本的说、唱、表演对故事情节的演绎还包括了大量的“武术”、特技表演、幻术表演、杂技等技艺性很强的身体活动。古希腊体育(以奥运会为代表)与早期戏剧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祭祀性, 但古希腊体育又有其自身的特性——统一立法性, 这样有利于各个城邦平等的身份来参加盛会。这里的统一立法性与祭祀性之间也有重要的联系, 古希腊各个城邦对神的崇拜有着一致性, 因而促进了统一立法的可能, 中国早期戏剧也有祭祀性, 但各个地区对神的崇拜不具有确定性与统一性, 这种祭祀崇拜的差异性很有可能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在农业文明中的居民流动性差, 各个地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在祭祀崇拜方面也不可能有很强的一致性。古希腊土地贫瘠多山, 地缘狭小, 海洋气候, 各城邦之间贸易频繁, 增强了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性, 同时也增强了各地区在祭祀崇拜上的统一性。所以, 即使戏剧

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了“对歌舞”一样具有竞争性之前，也很难在大范围内形成统一的立法、公平的原则，从而促进戏剧中具有的体育特征的成分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体育”，这是中国体育未能再次分化出来的另一种可能。

体育理论家李力研^[3]曾对中国先秦到初汉时期的“武风”社会环境为什么没有孕育出体育做出过非常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这种“养士”、“豪侠”、“尚武”的社会环境下是中国出现“体育”的绝好土壤。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充满了“自由身份”、“平等机会”、“民主思想”等形成体育必备的社会意识。但是不能忽略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也缺乏着一种浪漫气息。古奥运会再正规、再专业但还是以 Game 来命名，终究逃脱不掉“游戏”的性质。而我国先秦初汉时期的“武风”、“养士”等都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之上，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王权而形成了这种社会环境。所以，虽然当时出现了形成“体育”的物质形态基础，但缺乏关键的“体育”意识形态，人民与统治阶级均没有游戏的浪漫情怀。

体育在古希腊出现很关键的一点是希腊人在娱神的同时还有上述的浪漫情怀与游戏情节。在体育的形成过程中游戏情节与浪漫情怀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马克思^[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那样“希腊是正常的儿童，中国是早熟的儿童”。中国过早地失去了天真烂漫的情怀，自然，游戏的情节也消失殆尽，体育也不过是 Game。所以古希腊体育之所以能够成熟，则源于以上两情节。

2 中国早期戏剧中的体育特征

为什么在同时期希腊产生了真正的体育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希腊与中国都形成了戏剧（虽然两种戏剧的发生形式不完全一样）？笔者认为希腊的体育与戏剧是完全分化开来的，“古希腊戏剧即是源于酒神颂，是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歌舞仪式庆典中演变成希腊最初的戏剧样式的”。在这一点上体育也与之有着相似的形成过程。而中国的体育却从未分化出来，更大程度上还附着在军事（武术）、艺术（戏剧）等社会活动之中。古希腊体育彻底分化出来成为了独特的社会文化活动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如古希腊的体育教育、体育赛会（古奥运会）、体操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古希腊其他社会文化中的“体育”特征比如古希腊以身体活动为主要表演特征的戏剧里就不是很明显。其中与体育最为接近的也只有舞蹈了。而在中国的情形却不大相同了，如“与周人理性相伴生的中国早期戏剧——《大武》——为代表的宫廷演艺中周人却有‘文舞’与‘武舞’两类之分；另外《诗经·邶风·简兮》中描述了这种表演情形：“硕人俣俣，宫廷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指的是文舞手持羽毛或乐器，武舞则持兵器，如盾、斧之类^[6]。从这一《诗经》段落不难看出在中国早期的戏剧中未分化出来的

体育其特征异常明显。美国塔夫兹大学教授孙惠柱^[6]认为：“历史上，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奥林匹克那样的专门运动会。那时的体育常常跟戏剧（甚至军事训练）分不开，秦朝的角抵和汉朝的百戏都既是体育表演又是广义的尚武的戏剧。希腊人却把体育和戏剧分得清清楚楚。希腊悲剧家在写冲突时胆大包天，甚至敢让亲娘杀掉女儿，儿子不但杀父，还要娶母，可又都是些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他们作茧自缚，规定绝不在舞台上展现杀人。因此，武术在光辉灿烂的雅典剧坛找不到一席之地，人们只有去搞运动。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战胜波斯的那场大战是希腊史上一件大事，在战场上失去兄弟只身凯旋归来的埃斯库罗思以此为题写下了他唯一‘当代’题材的剧作《波斯人》，却一点也没想到要在台上用武士的集体舞来表现辉煌的战斗场面，只写了败军波斯人宫殿里的悲悲切切。这对中国戏剧家恐怕是不可思议的。可惜埃斯库罗思没有给军人立传，那场战争中阵亡的无数将士都逐渐被人遗忘，只有一个赛跑好手却得到历史的青睐，那就是独自一人从马拉松战场长跑到四十多公里以外的雅典去报喜的菲狄匹狄思、人类的第一位马拉松健将没有留下他的时间纪录，他跑完全程，叫了一声‘庆祝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死去。他虽然没有获得奖牌，却在‘马拉松’这一奇特的比赛项目中受到全人类永久的纪念。可见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运动家的种子就是在希腊人中播下的。”从侧面说明我国早期很多的体育成分都“揉”在了早期的戏剧之中。

“先秦的《诗经》三百篇是历时五百年（西周到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的诗歌总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可知现有诗三百不过是上古三千的什一。”^[5]如此之多的诗篇何以只剩下三百篇？很有可能在早期的戏剧题材中含有大量的未被分离出来的体育成分，在孔子的这一“举动”下随着对“礼”的推崇将体育成分也一并“删除”掉了。孔子建立了“礼文化”，“今人樊树志在《国史概要》中指出：礼的本质和确切的含义是‘异’，即差异。所谓差异，就是明确和确定等级社会（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人际关系的伦理次序”^[5]。孔子也摒弃了“公平”、“契约”、“民族”、“立法”等精神。这样也“掏空”了体育的“生成”土壤。

3 中国体育的土壤特征与气候流变之新观察

李力研先生早在1994年就发表过关于中国体育土壤特征与气候流变问题的文章（《“武化”与“文化”》），他认为中国体育的土壤与气候主要体现在“武化”与“文化”之上，在这里力研先生将“武化”与“文化”对立统一起来，分别阐述了先秦到初汉时期“武化力量”和“文化力量”与中国体育发展的相互联系。文化是社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的集合，包含了人类社会所有的成就，只要是“人化”的，那么就是“文化”。所以“文化”是人类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土

壤与气候环境,无论体育、戏剧、科学、哲学、美术等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孕育成的。所以我们寻找有观察体育土壤特征与气候流变的时候应该寻找更为接近的社会活动作为体育的发生母体来研究,比如“武风”社会时“技击”、“赛会”、“比武”和“赛会”。

诚如李力研先生的观点:“在‘武风’、‘游侠’盛行时期,这样的社会氛围为中国体育的产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过于强大的使用理性迫使春秋战国时期缺乏了浪漫情调和游戏情怀,从而使中国再一次断送了体育发展的可能”^[3]。在中国思想主流方面,孔子学说的兴盛对后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影响的同时也切断了体育发生的理论来源。

儒家思想一直延续,在封建社会始终占主导位置,“武风”的盛行随着“儒家思想”的感染逐渐消失了。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孕育中国体育的有利土壤是否就彻底断送了呢?作者认为不仅没有断送而且还有比“武风”时期这种条件更好的环境来孕育体育,这就是和“武风”时期的“赛会”、“技击”、“比武”、“竞技”活动有着同等地位甚至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比“武风”活动的发展还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的另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戏剧。

国学大师王国维^[7]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又提出:“商人好鬼,故伊尹独有巫风之戎。及周公制礼,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杀。然其余习犹有存者,方相氏之驱疫也,大蜡之索万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贡观于腊,而且‘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张而不弛,文武不能’”。

大约在周朝,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职业演员——“优”,王国维^[7]这样来区分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而优人于歌舞调戏外,并兼以竞技为事矣”。娱神与娱人的区分十分重要,“商人好鬼”则不可能很顺利地由娱神态度转变到娱人的态度上来,而“周公制礼”不仅使“巫风稍杀”、“一国之人皆若狂”使当时的戏剧中已经含有“竞技”的成分,到秦汉封建帝国的创立和重建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环境方面,为中国早期戏剧带来了新的发展机缘,这时期里的表演艺术,即指“百戏”,“百戏”是对表演艺术的统称,也叫“散乐”、“角抵”(“角抵”之名始于秦时)。百戏包括了一些表演艺术,举凡歌舞表演,具有杂技和竞技性质的吞刀、吐火、跳丸、扛鼎、爬竿、走索、角力、扑跌等等”。叶长海^[5]在《中国戏剧史》中认为:“戏剧艺术自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但并没有独立出来”。同时,“百戏演出情况,大抵是趋于平民化的”。通过“百戏”的内容分析,其中的技能表演、竞技、娱乐、休闲、大众化的“体育”特征非常的明显,《宋元戏曲考》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盖汉、魏以来之角抵奇戏,尚行

于南北朝,而北朝尤盛^[7]。每逢喜庆之日朝廷总是要汇集各方演义团体与京城表演、竞技、娱乐,这些情节与古希腊时期的各种庆典活动有着很相似的地方,同时也有着很强的“群众基础”与娱乐性质。

以上的情节似乎与古希腊时期孕育古奥运会的环境有着类似的情节。但从商周到秦汉的戏剧前体里“竞技”的真正意义是否就与古希腊时期和现代的“竞技”相同?笔者认为这时在“优”人中与“百戏”中体现出的“竞技”只是有一定竞争意味的杂技性表演,还不能与古希腊时期和现代的“竞技”同日而语,原因在于他只局限在表演之中,并且“竞技”也好似在一个单位集体之中“进行”的。另外,商周、秦汉时期戏剧中的“竞技”特征远不如同时期实用主义的“武风”中的“竞技”特征浓厚强烈,李力研先生^[3]提到过:如《管子·七法》中记载:“春秋角试,以结精锐为右”。这种“比武赛会”完全得益于四方割据,八方争雄和由此产生的人才竞争这个极佳的社会条件。

虽然早期戏剧中的“竞技”特征不如同时期“武风”中的“竞技”特征强烈,但早期戏剧中的其他体育特征都达到了比“武风”社会活动中更容易分化出“体育”的标准,比如:广泛的群众基础、强烈的身体文化特征与技艺性、浪漫情怀与游戏情节、还有一定的竞争意味。而先秦“武风”社会活动中只是更好的保留了“体育”的竞争性特征却没有一点点与同时期古希腊孕育奥运会的其他文化环境特征。当然我国早期戏剧中的这些体育特征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分化出来,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文化课题了。

参考文献:

- [1] 廖可兑.西欧戏剧史(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7.
- [2] 田仲一成[日].中国戏剧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3,5-7.
- [3] 李力研.“武化”与“文化”——中国体育的土壤特征与气候流变[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4,28(4):1-10.
-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93-221.
- [5] 叶长海,张福海.中国戏剧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
- [6] 孙惠柱.游戏与竞赛——戏剧和体育的联想[J].戏剧艺术,1997(1):38-47.
- [7]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宋元戏曲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7-72.